短视频科普、互动问答、阅读直播……传播技术变革让获取信息、学习新知变得更容易——

数字时代　如何提升大众信息素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从结绳记事到互联网，媒介演变正在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和难度。进入数字时代，很多知识内容通过短视频、问答、直播等形式传播，让受众有机会了解到更多有价值信息、学习到更多新知识，激发起大众学习和思考的兴趣。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其中8.88亿人看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互联网应用和服务逐渐构建起数字社会中信息和知识传播的新形态。同时，碎片化、同质化、过度商业化等信息和知识也有所增加。专家表示，应促进传播媒介规范化发展，提升大众信息素养、知识素养和对数字社会的适应能力，树立正确的数字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感。

河北省沧州市市民通过扫码台历阅读书籍。　苑立伟摄（人民视觉）

学习新知识的门槛逐渐降低

“‘蟹坚强’今天过得如何？”“它脱壳成功了吗”……在那段时间里，在广州一家公司做职员的于先生总会到创作者“海王弗兰克”发布的短视频下留言，催他更新视频。

事情要从一个关于螃蟹的视频说起。一只螃蟹被用来喂养白狗鲨，后来侥幸逃生，但失去了8条腿和一对螯足，腹部还被划开了一道大口子。于先生说，“看了视频我才知道，作为甲壳类动物，螃蟹想要重生，必须脱壳。这个螃蟹受伤严重，脱壳成功率几乎为零，不过它胃口不错，这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它能不能创造奇迹？”

于先生随后开始关注这则名为“蟹坚强的故事”视频，每天观看螃蟹对藤壶、虾肉、鱼块等大快朵颐的样子，聆听创作者对螃蟹生活习性的讲解。最终，“蟹坚强”凭借顽强的意志力脱壳成功，腿和螯足全部长出，还有好看的花纹。于先生感叹：“奇迹只会降临在不言放弃的家伙身上。看完这组视频，我不仅学到了很多海洋生物知识，对生命更敬畏，面对挫折时也更从容了。”

知识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公众进行知识创作、学习新知识的门槛逐渐降低，生动直观、通俗易懂的短视频、互动问答、直播阅读等传播形式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

互动问答还促进了知识分享。刚从事财务工作的陈菲对职场有很多疑问，但她以前并不知道向谁求助。“作为一名财务人员，你发现了哪些入行以前错误的认知？”“财务高手与普通会计的差距在哪里？”“会计应届生第一份工作找什么？”……一次偶然机会，陈菲在网站上搜到一个名叫“猫大叔”的答主，其对财务、职场等话题的解答让她豁然开朗，她在工作中进步很快。陈菲说，“猫大叔”的回答接地气，像一个行业前辈跟你聊天。

阅读也能直播。“我长大后想飞到火星，我还想驾驶超音速火车周游世界。我的梦想可以成真吗？”在一场推介青少年图书《答案》的线上直播活动中，一名7岁孩子向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提问。钱永刚回答，这些梦想虽然今天遥不可及，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总有圆梦的可能。在竞争激烈的直播领域，平台联合媒体、作家、名人等打造的这些直播阅读、听书阅读、打卡阅读等模式，成为数字阅读的新趋势。

“在互联网发展的不同时期，知识传播的组织逻辑由内容聚合向智慧互联递进，知识的呈现形式由结构化的‘正式文本’转向去结构化的‘非正式文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表示，从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到社交网络平台、网络百科，再到短视频、问答、直播，知识传播的渠道和形式不断变化，受众互动和参与度越来越高。

王　琪作（新华社发）

知识普及是提升信息素养的基础

相比传统的通过书本、文章等模式获取信息与知识，数字时代的知识传播正在呈现很多新特点。

传播内容注重趣味性、通俗性、实用性。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讲究短、平、快，要求相应的传播内容注重吸引受众“眼球”、激发获得感和情感共鸣。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负责人秦越，在知乎网站上是一名资深答主，喜欢将工作的感悟、思考和积累用文字进行通俗表达。在他看来，文章的创作过程并不复杂，关键是思考和积累，“就像在工作中看到遇到一些事情，人们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这背后都有原因。只有把这些‘干货’用通俗的文字表达出来，让人们读后就能实践，才能引起共鸣”。

传播主体更多元。从普通大众到专家学者，再到专业机构加入创作者队伍，知识生产日益精益化。安森垚是一名科普知识短视频的创作者，他的科普内容涉及地理、历史、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有趣的设计、通俗的讲述让他在网络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短视频还被搬进了中学课堂。在他看来，碎片化阅读的一个好处是激发受众的学习兴趣，因为学习系统化知识的前提往往是一些碎片化的、好玩的东西。

传播形式更新颖、互动性更高。前文提到的创作者“海王弗兰克”从小喜欢养鱼虾蟹，在一家公司做电气工程师。他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养殖淡海水生物，并将养育趣事分享到抖音平台。如今他每天细心观察动物活动，遇到问题时自学海洋生物知识、查阅专业书籍，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和鉴定海洋生物的请求。他说：“我的很多知识来源于实践以及与网友的讨论，在养殖过程中才了解很多动物有趣的行为是怎么回事。”

当然，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知识创作的门槛降低，一些问题也在凸显。一些创作者在短视频中植入广告、直播带货，让视频内容给人的信任度大为降低；一些创作者过于依靠个人生活经验，知识可靠性不强，一些专业机构制作的内容则过于深奥，形式单一；有的创作者为了保持“热度”，发布的内容标准化、程式化，让受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特别是伴随新一代数字化工具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拥有很大的信息技术优势，同时也表现出自我约束力弱、沉迷网络、不负责任地发布网络信息等问题。

一些受众担心，长期沉迷网络、通过碎片化阅读获取信息和知识，可能会导致受困于“信息茧房”，缺乏深度思考能力，难以进入更高层次的知识体系。

“在全民成为传播者的情况下，各种平台传播的知识、信息鱼龙混杂，需要受众去辨别。传媒媒介越发达，越需要受众提升了解、判别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这就是信息素养。”陈昌凤表示，数字时代的知识普及是提升信息素养的基础，但知识提升和素养形成并不一定成正比，只有把知识内化为认识社会、进行社会化实践的能力，一个人的信息素养才能真正提升。

做一个在信息社会终身学习的人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传播媒介，任何充满影响力的技术创新都会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信息和知识传播环境。当数字技术深入影响公众精神生活，受众能否在信息和科技的环境中有效地学习？能否有效地利用信息，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技能？这些都是衡量信息素养水平的重要指标。

“简单来说，有信息素养的人是一个懂得在信息社会实践终身学习的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砥表示，如今信息素养成为数字时代受众的必备思维和能力，受众需要知道在数字时代如何进行学习，知道知识的具体组织方式、信息的寻找方式和利用方式，知道为终身学习做好准备，并总能寻找到为做出决策所需的信息。

有观点认为，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导致受众缺乏深层思考能力和终身学习意愿。陈昌凤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受众需要先通过传播媒介获取足够的知识并逐步体系化，才能有更多思考的可能性。”她建议，传播平台应担负相应责任，把一些碎片化的知识用体系性设计来承载，提升更多人的学习兴趣，打开深度思考和深层次学习之门。对受众来说，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对感兴趣的领域要有钻研精神，逐步培养基于严密推理和科学探索的思考能力。

“培养受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信息素养十分紧迫。”安森垚认为，除了知识传播，专业机构、平台、创作者应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让更多青少年正确认识信息的价值，学会利用信息、积累知识，并了解归纳、证伪、研究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培养求真的科学精神。

“十点读书”是一个推荐书目、带领受众阅读书籍的平台。从微信公众号的图文到音频的有声书，再到微信视频号直播荐书，阅读边界不断拓宽。“十点读书”平台主编雅君表示，平台可以对受众进行分层传播，满足读者差异化的阅读需求。作为受众要做好自身定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否则容易迷失在海量信息中，停留在浅层次的阅读里。

秦越认为，在万众创作时代，受众不要永远只做观众，还应努力参与其中，逐渐成为创作者、内容输出方。这需要受众平时多思考、注重积累，多阅读一些专业书籍，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库，才可能在数字社会逐渐实现游刃有余。

莫让『知识快餐』冲淡了思考

史志鹏

从文字书籍、广播电视到移动互联网，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不断演变。如今，短视频发展如火如荼，知识付费方兴未艾，各种各样的知识正变得随处可见、随手可学。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各大平台粉丝过万的知识类创作者数量呈稳步增长趋势，其视频作品的传播效力远高于平台整体平均水平。

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网民知识需求多元的背景下，新型传播方式给知识本身带来深刻变化。在极短时间内，“网红教授”“网红科学家”通过视频，将高深的专业知识用通俗易懂、便于理解的形式传递给大众，一下子拉近了公众与科学文化知识的距离。知识付费平台上，只要点击鼠标、花费一定费用，就能寻到若干自己需要的答案。知识“边界”拓展了，知识传播的门槛降低了，“知识”不仅属于学术机构、专家学者，普通人也能分享生活经验，参与知识传播。

获取知识越来越便捷的同时，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新型知识传播方式具有碎片化、娱乐性等特点，通过这些途径能真正学到知识吗？

其实，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周期缩短的当下，除了拿出整段时间学习之外，“碎片化”学习并非没有意义，简单以“碎片化”为由否定短视频等新型知识传播形态并不可取。但同时，也不宜将其万能化，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有的内容生产者一味追求传播效应，不惜以偏概全，误导公众；有的人则将网络视为学习知识的唯一途径，对短视频、知识付费等平台产生严重依赖等，以上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应当承认，新型知识传播仍是一种“知识快餐”，无法取代系统的专业学习，是课堂教育、书本学习的有益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获取知识，都离不开思考分析的过程。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向来相辅相成。借助互联网，人们每天都能接触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只有通过思考，知识才能真正转换成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否则，当我们习惯于肤浅化、感官化的信息与表达，思维认知活动就会长期停留在感知阶段，分析、判断等高级思维能力也将慢慢退化。现实中，有的人经常“刷”各类短视频，游逛于各大知识付费平台，可遇到实际问题时依然困惑不已，最终又寄希望于在网上一搜了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被动接受知识，缺乏思考分析、消化吸收的过程。

实践证明，知识的丰富不必然带来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应用不断发展，知识传播途径日益多元，但经过长期的阅读积累、思考分析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路子不会变。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中，应努力让思考成为获取知识的自觉行为。唯有如此，方能在纷繁海量的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充实自我。

新视角

专家观点

信息素养教育不仅仅是要让新一代受众掌握信息技术知识、会操作，信息素养更关注他们自觉科学面对现实问题、综合利用多学科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更关注塑造他们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信息素养可以让受众具备在信息社会生存的从容感，面对日常的挑战和冲击能够从容应对；提升他们信息社会生活的幸福感，那种在信息化环境中游刃有余获得的效率和成就，和随之而来的自信；激发他们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危机感，准确判断个人现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差异，迎头赶上，并积极促进社会的安全和进步；启迪他们的使命感，了解信息社会发展特征，内化为所肩负的建设使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熊璋**

“核心素养”（包括信息素养）是时代的客观要求。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社会对人的能力要求。今天要求人们拥有运用电脑的基本素养，犹如要求基本的读写能力一样。在此基础上，还要求人们拥有能够从分散于世界的堆积如山的信息中，提取有助于问题解决的优质信息的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启泉**

对于平台而言，一方面是呈现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分发机制的制定者，需要加强权威知识与大众常识的区分；另一方面，平台需要与生产者、消费者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形成更积极反馈能力，不断提升其知识属性。对于用户而言，不断强化对优质内容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让优质科普传播者和知识传播者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加强与平台之间的黏性。

——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志安**

互联网的主要功能是传播，通过网络很难真正了解一个学生的内在。虽然网络速度越来越快，传播信息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但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快慢的问题，而需要真实、全面、深刻的交流。要做好育人的工作，最终还是要靠人，还是靠教师，还是要靠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根据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用好它。

家长要以身作则，如果希望孩子不要过多受手机、互联网的影响，那么自己也不要沉迷于网络。家长平时要对网络上流传的东西提高辨别能力，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言　川整理）

“信息素养”概念的演进过程

萌芽阶段　20世纪70年代

手工检索文献的技能

- 文献检索技能、用户教育
- 手工检索文献的技能

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末

计算机素养

- 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检索与评价
- 开始重视信息意识方面的重要性

成型阶段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公民的基本素养

- 批判和评价信息的能力
- 人的素质的组成要素

新发展阶段　21世纪10年代至今

智能时代的综合素养

- 强调信息意识、计算思维、信息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彭训文**整理）